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朱文佐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

周世系表畧

郭氏其先居邢州堯山璟生諶諶生藴藴生㬜順州刺史簡俱追尊為皇帝簡生大祖諱威漢樞密使鄴都留守漢隱帝遇弑太祖北擊契丹至澶州軍變引還遂即大位國號周都汴傳二姓三王凡十年

周世系圖

皇考 諱簡追尊為章肅帝廟號慶祖

太祖 諱威慶祖子

剡王侗

杞王信

世宗 諱榮太祖后兄柴守禮之子太祖養為子

越王誼

吴王誠

韓王諴

恭帝 諱宗訓世宗第四子

曹王熙讓

紀王熙謹

蘄王熙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

起辛亥周太祖廣順元年。止己未周世宗顯德六年　凡九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五季以來嗣君改元有不合於古者梁王瑱晉主重貴即位踰年宜改不改又明年然後改漢隱帝及周世宗皆仍稱其先帝年號終其世而不改附識於此

辛亥

周

周太祖廣順元年

諱威在位二年壽五十一

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

陳王 劉承勳 漢高祖之子也以開封尹卒追封陳王

齊王

北漢南唐南漢後蜀吳越楚 荊南

劉旻仍稱乾祐四年初崇為河東節度使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贇乃止曰吾兒為帝吾

李璟保大九年春以馬希萼為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客省使姚鳳為冊禮使楚使劉光輔之入貢也璟待之厚

劉晟乾和九年冬馬氏兄弟爭國亂以內侍使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楚境伺間進取會楚蒙州刺史

孟昶廣政十四年夏以伊審徵知樞密院事審徵高祖之甥少與昶相親狎及知樞密以經濟為己任而

錢弘俶四年春周加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夏奉廢王弘倧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圃囿娛悅之處時供饋

馬希萼唐封楚王一年春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於唐唐以希萼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

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四年

遼

天祿五年 是年九月以後為穆宗應曆元年 穆宗諱璟小字述晉太宗長子 春遣使詣大梁主之攻內

後國號宜曰高行又何求光輔密許可獲貪侈日甚厚使兼中
周改元大赦太原少言湖南恐懷恩邪與王以前內書令封
凡倉場庫務尹李驤可取璟兵過霧昭遠相外馬步楚王
掌納官吏無周陰說崇又以違蒙州引表東政都統軍王達周
得收斗餘稱漢世封曰觀郁鎬為信兵趣桂由是寢使仁俊行達作
耗舊所得羨臨清王公之心州刺史州懷恩喪矣無罪復亂入於
餘物悉罷之主即位終欲自將兵屯議據實秋以范兵官爵朗州初
把竊盜及姦封齊王服公不表州潤州進兵仁忠為希萼既
者並依晉天明年再如疾引謀進取侵掠桂中書侍得志多
福元年以前見兵逾大夏淮管大擾郎兼吏恩舊怨
刑名罪人非行據孟南饑懷恩引部尚書殺戮無
反逆無得誅湘陰津俟徐冬遣遣兵奄至同平章度縱酒
及親族籍沒州相公鎬將兵城下取事荒淫患
實背唐莊宗公劉即位然擊楚馬楚桂州以軍府
明宗晉高祖後還鎮希崇降因以兵事委希
各置守陵十贇則郭公時湖南畧定楚崇希崇

丘也死
傷頗多
軍中多
妖異主
懼引兵
還遣使
請和於
漢會漢
亡漢節
度使劉
詞送使
者詣大
梁周主
遣使報
聘
夏周主遣

户漢高祖陵漢末封不敢動饑饉踰之巡屬
職貢宮人薦湘陰公矣不然大發馬盡有積
享守户並如至是遇且爲所民倉廩南之地
故初唐衰多害責亦起賑之楚遣内
盜吏定峻法曰腐儒人大悦侍省丞
竊盜臟三尺
秦公
欲誰吾遣劉潘崇徹
者死晉天福吾父子仁贍將將軍謝
中加至五尺
李從
命左右兵販岳貫將兵
姦者男女並袁出斬州時仁攻南唐
死漢法竊盜
敏
之號呼贍販兵郴州敗
一錢以上皆唐明宗曰吾有州撫納南唐兵
死主即位首之能子經濟之降附人於義章
革其弊初楊也明宗才而爲志其亡遂取郴
郴以功臣國時雕鎮思人謀百官共州
戚爲方鎮者横海義事死国賀湖南
多不閑吏事武等輩甘心家平起居

復多私
曲政刑
素亂籍
民財以
賞士卒
士卒猶
以不均
怨望小
門使謝
彦顒本
希崇家
奴以首
而有龍
希崇使
坐諸將
之上諸

使至主
留之不
遣
主遣燕王
含昔等
冊命北
漢主劉
崇爲帝
秋燕王舍
青弑主
烏雲而
自立舒
嚐討殺
含昔而
代之先
晃北漢

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命史弘肇親吏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

封涇王有表妻郎高遂漢世為顧與之曰我來西京留冏死崇匪亂取守降封并其妻之甚易秦公至殺之及觀諸將是年贈楚廢崇之才但中書令乃遣使恐守之謚恭惠請歸其難耳晉陽司徒李洄陰公建勳曰譏為周禍其始主戚所於此乎弒崇攝璟自即帝於晉位以來陽仍用未嘗親乾祐年祀郊廟

將皆恥之帝等命朗州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沿府舍執役甚勞又撫循賜士卒皆怨嗟言曰我輩從大王出為

遣兵伐周主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不欲南攻之行至新州燕王舍音作亂弒主而自立齊王舒書逃入南山諸部奉之

福主賢之使
隸皇子榮帳
下
漢太后還居西
宮
漢河東節度使
劉崇表請湘
陰公歸晉陽
主報曰湘
陰公比在宋
州今方取歸
必令得所公
勿以為憂
湘陰公故將鞏
廷美舉兵徐
州 廷美楊

號所有禮官以
者并汾為請環
忻代嵐曰侯天
憲隆蔚下一家
沁遼麟然後告
石十二謝及一
州之地果取楚
以判官謂諸國
鄭珙趙指麾可
華同平定鎮本
章事次侍筆吉
手承鈞俟陛下
為侍衛定中原
親軍都乞鑿博
指揮使節度使
副使李環許之

死取湖
南何罪
而四役
之且大
王終日
酣飲豈
知我輩
之勞苦
乎遂行
達聞之
相謂曰
衆怨深
矣不早
為計禍
及吾曹
帥衆逃

以攻合
吉立舒
喈為帝
陂元應
懸主年
少好遊
戲每夜
酣飲達
旦乃寐
日中方
起國人
謂之睡
王
冬遣彭國
節度使
蕭處厭

溫閒湘陰公贇失位春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主使贇以書諭之

契丹使至大梁主遣將軍朱憲報聘且欲革命之由

以王殷為鄴都留守 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

存瓌為米趙下代州防拜謝主樂使謂驕臣倭諸將曰如此朕以高以違鎬祖之業為武安一朝墜節度使地今日遣馬氏位號不之族於得已而金陵稱之頓慕容彥我是何超來乞天子汝師 以曾是何宋齊丘節度使為太傅耶由是以馬希

歸時希夢醉左右不敢白明日始遣兵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達寡衆其疲乏伏兵縱擊死傷殆盡達等以希等兄子光惠為節

將吳契丹五萬會北漢兵伐周攻周晉州久不克軍中乏食遂引兵還

之以殷為留
守領軍如故
仍以侍衛司
從赴鎮
主為故漢主承
祐舉哀成服
漢泰寧軍節度
使慕容彥超
遣使入貢
主執漢湘陰公
贇於宋州漢
劉崇稱帝於
晉陽
罷四方貢獻珍
食詔百官上
封事　主謂

不建宗萼為江
廟祭祀南西道
如實人觀察使
宰相俸鎮洪州
錢月止仍賜爵
百緡節楚王以
度使止馬希崇
二十緡為永泰
自餘諸節度使
有資給鎮舒州
而已崇　環嘉
聞湘陰廢偃彭
公死哭師罵之
曰吾不忠以偃
用忠臣為左殿
之言以直宋使

度使
夏王遣
等逐武
平節度
使光惠
推劉言
為留後
求節於
唐唐人
未許亦
羅潘於
周　徐
威等作
亂廢希
萼立希
崇為武

王峻曰朕起
於寒微備嘗
艱苦遭時喪
亂一旦為帝
王豈敢厚自
奉養以病下
民乎命峻疏
四方貢獻珍
美食物詔悉
罷之又詔曰
朕生長軍旅
不親學問未
知治天下之
道文武官有
益國利民之
術各具封事

至於此師嵩為
為李驤顧直部
立祠歲虞候賜
時祭之予其厚
崇遣 南漢
子承鈞將潘崇
將兵伐徽等侵
聞不克郴州遣
遣使鑄勝兵
如契丹殺之敗
乞師初孫義童
契丹主索徽等
開崇立送陷郴
使具招州璟以
封使潘廖偃為
重擒遣道州刺

安留後
國人復
立希崇
居衡山
先是希
崇遣指
揮使徐
威等帥
兵立寨
於城西
北隅以
備朗兵
不存撫
役者將
卒皆怨
恐謀作

以閑以蘇逢
吉之第賜王
峻峻曰是逢
吉所以族李
崧也辭而不
處
二月以養子榮
為鎮寧節度
使
毀漢宮寶器
主患出漢宮
中寶玉器碎
之於庭曰凡
為帝王安用
此物聞漢隱
帝日與嬖寵

承鈞書
崇使承
鈞復書
言本朝
淪亡欲
循晉室
故事求
援北朝
契丹主
大喜至
是崇遣
通事舍
人李䛒
如契丹
乞兵為
援　夏

史張蠻
知全州
以備之
是歲
以鄱陽
王王延
政為山
南西道
節度使
更賜爵
光山王

亂希崇
知其謀
希萼宴
將吏威
等使人
先驅馬
十餘入
府自帥
其徒執
斧斤白
梃聲言
縶馬奔
至廳上
縱擊
人希萼
踰垣走

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日之物毋得入宮

胡寅曰名公曰不貲異物則民乃足太祖起於行伍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唐

宋遣使如契丹先是契丹使至告周使田敏來約處觻錢十萬樞密使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致書稱姪請

威等執囚之殺御彥顒立希崇爲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崇於衡山縣劉言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畏奪之罪希崇發兵拒

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克徐州鞏廷美死之

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

夏四月濱淮州鎮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主詔曰唐之生民與此何異無得禁止

五月遣將軍姚

行冊禮鄭珙卒於契丹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奉表來附契丹主遣使冊命崇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崇更名旻秋契

之希崇為政不公國人不附初希萼入長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黥為民希崇以為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於衡山師暠曰

漢英如契丹為契丹所留夏州附於北漢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初主討河中巳為人望所屬李穀將為轉運使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

丹主述律立旻旻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周契丹尋以兵五萬來會旻自將兵二萬攻周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冬周將王

使我為秏君之人乎奉書諭捏衛山指揮使廖偃等據與師暠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名巢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

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議論慷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冬十月契丹北漢會兵侵晉州巡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史彥超等共拒之

峻來救晉攻之久不克軍乏食契丹亦思歸聞峻至燒營夜遁峻為周兵追擊死者甚衆晉始息意於進取是時內供軍國外本

縣多應之冬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希崇大懼密奏表請兵於唐唐遣邊鎬將兵趣

十一月遣王峻救晉州　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良吏

十二月主自將救晉州不果行　王峻留陝州旬日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與峻會兵救之十二月朔詔以三日西征峻言於主

契丹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長沙鎮入醴陵希崇遣天策學士拓跋恒奉箋請降

希崇望唐人立已為潭帥而潭人惡希崇共請唐將邊鎬為帥鎬趣希

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主乃勅罷親征

遣使將兵赴鄆州巡檢 泰寧節度使慕

崇希萼入朝金陵希崇興宗族及將佐千餘人希萼亦與將佐士卒萬餘人東下 初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遣將吳懷恩

密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又求援於唐主遣使與詰彥超並不自安反迹益露乃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　峻引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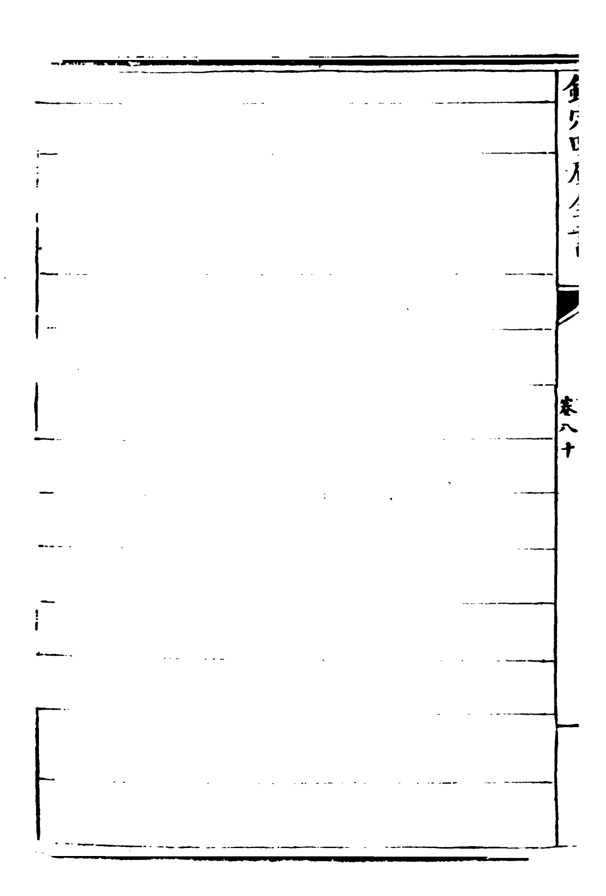
將兵屯境上伺間進取希廣遣彭彥暉將兵備之以為桂州都監判軍府事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

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阬之險峻憂北漢兵據之開前鋒已度喜曰吾事濟矣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軍乏食契丹思歸聞峻至燒營夜遁峻入晉州明日遣指揮使藥元福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北漢兵墜崖谷死

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懷恩據蒙州遣兵侵掠希隱棄全州

者甚衆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元福曰劉崇氣竭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峻復遣使止之遂還

桂州遂潰於是嶺南之地盡入於南漢



壬子

周

廣順二年

春正月修大梁城　發開封民夫五萬旬日而罷　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反發兵討之唐人救之不克彥超發鄉兵入城為戰守之備又多暴群盜剽掠都

齊王高行周

封二年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子懷德　行周有勇而知義功

北漢南唐南漢後蜀吳越湖南荊南遼　附

劉旻仍李璟保劉晟乾孟昶廣錢弘俶劉言為高保融
稱乾祐大十年和十年政十五五年武平留為荊南
五年　春周討夏唐將年　秋丞相後二年節度使夏幽州節遣使入

應歷二年高麗

春進兵具節度使訓張夏大水裴堅卒春南唐五年　度使蕭朝於周
攻周府使慕容遊侵桂入成都以台州降將孫　海真請
州為防彥超環州伏兵壞太廟刺史吳朗曹進　降於周
慰使折發兵援擊敗之四室　延福同作亂不　不果先
德承所之為周　冬湖狄桂州參相府克奔朗　是周太
敗苛鳳師所破南王達監押王事　州先是　子賓客
軍陷於燕敬權將兵及承不殺　南唐主　李濤之
周　被執　洞蠻五判武德　遣指揮　弟濟在
周輝燕萬攻郴軍郭廷　使孫朗　國為勤
敬權等州內侍鈞指揮　曹進從　政殿學
歸國環省丞潘使孫欽　遠鎬子　士興海

境救以曹英高而不
為都部署討遜策馬
彥超向訓為臨敵叱
都監藥元福咤風生
為都虞候主平居與
以元福宿將賓僚宴
命英訓無得集侃侃
以軍禮見之和易人
二人皆父事以是重
之唐發兵援之
彥超徐州巡
檢使張令彬
逆擊大破之
獲其將燕敬
權彥超勢沮
圍兗州　曹英

陳留
王馮
暉

以先所崇徽救討誅之
得中國之遇於初延鈞
人皆禮蝮石崇不禮於
而歸之徽登高承丕欽
　設科第湖南當以兵
舉既而兵日應殘謹往
罷之環而不整辭承丕
好文學可破也邀興俱
故韓熙鄰擊大見府公
載馮延破之　至則令
巳延魯　左右擊
江文蔚　殺延鈞
潘佑徐　奪其家
鉉之徒　矯詔開
皆至美　府庫賞
官文雅　士卒出

湖南行
營糧料
使王紹
頗減士
卒擁腸
朗進怨
謀殺紹
顏及鎬
據湖南
歸中原
夜帥其
徒燒府
門鎬懼
之出兵
格鬭朗
等奔朗

貞甚疏
海貞內
附海貞
欣然許
之濟因
諜以間
且興濟
書言主
童騃無
遠志胡
廷若能
用兵必
克不然
與和必
得二者
皆利於

等至兗州設晉溪以 於諸國 繫因延 州王遣 達會中
長圍慕容彥超麾為 為砥然 屯戍將 問朗湖 國多事
超屢出戰樂渊方節 未當設 更畢集 南可取 不果從
元福皆擊敗度使兩 科舉多 欽謂承 孚朗曰 秋高頡翰
之長圍合遂鎮寧武 因上書 丕曰今 金陵朝 南侵至
進攻之初彥撫綏邊 言事拜 延鈞已 無賢臣 冀州閩
超將及判官部凡十 官至是 伏事公 軍無良 周師屯
崔周度諫曰餘年思 始命文 宜出詔 將忠佞 目州遽
魯詩書之國信大著 蔚知貢 書以示 無別當 引兵北
自伯禽以來官至中 舉進士 東承丕 罰不當 度所掠
不能霸諸侯書令封 王克貞 曰我能 得存乎 冀州丁
然以禮守之陳留王 等三人 致公當 矣何暇 壯數百
可以長世公至是卒 及第時 貴勿問 兼人朗 人望見
於國家非有追封衛 執政皆 詔書欽 請為公 周軍爭
私憾況主上王子繼 不由科 始知承 前驅取 鼓譟欲
開諭勸至嵩業 第相與 丕反因 湖南如 攻潁翰

徹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彥超怒及是括士民之財以賜軍士匿財死者甚衆前陝州司馬閻弘魯傾家為獻彥超猶以為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無所得彥超收弘魯夫妻繫獄搒掠之肉潰而死以周度

沮毀竟罷之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既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

給曰今內外未安請為公巡察即躍馬而出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斬之傳首成都

拾芥耳達悅厚遇之冬劉言攻潭州南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時南唐主名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

周帝不應讀翰盡殺之冬瀛莫幽州大水

為阿庇斬於
市
二月折德扆拔
北漢岢嵐軍
釋唐俘進還
主釋燕兆權
等使歸唐
三月以鄭仁誨
為樞密副使
夏主自將討兗
州克之慕容
彥超自殺
主以曹英久
無功下詔親
征至兗州招
諭彥超不從

謂人曰
余孟玉
盜乃盻
狗矢乎
廷已言
於琛曰
陛下躬
親庶務
故宰相
不得盡
其才此
治道所
以未成
也琛乃
悉以政
事委之

伐我奈
何達曰
邊鎮撫
御無方
士民不
附可一
戰擒也
言乃以
達及周
行逢何
敬真潘
叔嗣張
文表等
十人皆
為指揮
使部分

乃命進攻將卒多出降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力戰不勝乃赴井死主欲悉誅其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共白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

六月朔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 主謁孔子祠將

而延巳不能勤事益不治璟乃復自覽之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為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鍾謨等欲殺之延巳獨

發兵行逢能謀文表甚戰親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名徼州酋長符彥通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入潭

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顔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尹起莘曰周主起自行伍言孔子為百世

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寛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

夏遣兵攻桂州爲南漢所敗先是環道將李建期

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為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彦通為後患以蠻首劉瑫為西境鎮遏使以備之

帝王之師謁祠拜墓綱目所以特書而美之也

朔方節度使馮暉卒以其子繼業為留後

秋七月樞密使王峻辭位不許　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每言事見從則喜或未允輒愠懟不

圖朗州張巒圖桂州久未有功謂馮延己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

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鎬遣兵屯益陽逵等克之逵至潭州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逵入城自稱武

遜主以其故舊有功每優容之峻益驕鄭仁誨向訓李重進皆主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又遺諸道書求保證諸道以聞主慰勞令視事
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

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推節檢劉言何如晟以為然廷已曰吾出偏將取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良二人將輕我請

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國事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南唐將守湖南諸州者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於南

制把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

九月禁邊民毋得入契丹界俘掠

契丹寇冀州成德節度使何福進遣指揮使劉誠誨等拒卻之

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數十萬口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

委邊將察其形勢擐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與張巒合攻桂州南漢伏兵出擊訓敗死巒收散卒奔歸全州

司徒李建勲卒

漢

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

平章事李穀辭位不許　穀以病久辭位主遣中使諭旨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立訴訟法　敕

建勲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慓及江南亡青人冢無不發

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挾私客訴

慶州野雞族反徙折從阮為靜難節度使討之

惟建勲家莫知其處

狄武安節度使

潭鎮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言水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

十一月制稅牛
皮法
十二月河決鄆
滑遣使修塞
静難節度使侯
章入朝　章
獻買宴絹千
匹銀五百兩
主不受曰諸
侯入覲天子
宜有宴犒豈
待買耶自今
如此比者皆
不受
馮延魯李澂伏
誅　翰林學

南唐別
擇良帥
益兵以
殺其敢
不報璟
仍使鎬
經略朗
州尋召
劉言入
朝不至
冬言遣
王逵等
攻潭州
鎬棄城
還璟削
鎬官爵

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馮道以爲屢更赦不許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收二人誅之

流饒州馮延已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已乃與延已皆罷環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

不用兵
可小康
矣璟曰
將終身
不用何
數十年
之有思
歐陽廣
之言拜
本縣令

癸丑

廣順三年
晉王
劉旻仍李璟保劉晟乾孟昶廣錢弘俶劉言爲高保融
稱乾祐大十一和十一政十六六年武平節爲荆南
應曆三年
回鶻

春正月以劉言
六年 年 年 年
度使一節度使春攻周兗
吐谷渾

爲武平節度
榮
春草澤春募兵夏母昭
年 六年
州爲周

使王逵爲武主之養
部衆上侵湖南裔以私
春壹來
將楊弘
党項

安節度使何子以鎮
言祈游全道永財百萬
表於周
裕所擊

敬真為靜江 節度使周行 逢為武安行 軍司馬 罷戶部營田務 除租牛課 前世屯田皆 在邊地使戍 兵佃之唐末 中原宿兵所 在皆置營田 以耕曠土其 後又募高貲 戶使輸課佃 之戶部別置 官司總領不

軍節度 使遷閩 封尹封 晉王明 年即位 是為世 宗

淮上閩三州 周主恭秋立子 徐增修繕兵 德政吾衛王璇 兵新破興為桂 於潭朗王慶興 恐其有為荊王 南征之保興為 志宜為衛王崇 之備 興為梅 復以漓王 延己同 平章事 秋大 旱井泉 涸淮水

營學館 且請封 杈印九 經想從 之由是 國中文 學復盛

周以言 為武平 節度使 制置武 安靜江 等軍事 武安 節度使 王達殺 靜江節 度使何 敬真初 王達既 得潭州 以敬真 為靜江

敗還又以上諸 使鎮州國並達 復為周使入朝 兵所敗於周 夏知[illegible] 軍事張 藏英降 周

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客庇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主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為言敕悉罷之以其民隸州縣田廬牛具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是

可涉飢民度淮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鬬而北周主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國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復置

副使朱全琇為武安副使張文表為武平副使周行逢為武安司馬敬真全琇各置牙兵與逢分廳視事惟行逢文表事逢畫

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牧蒔歷植木盡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萊州刺史葉仁魯有罪伏誅仁魯主故

拜樂從知制誥徐鉉請也流徐鉉於舒州既徐鍇為校書郎分司先是楚州刺史由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已

禮遣親吏之敗真與違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疑違使敬真伺己將討之違懼行逢曰言素不與吾

吏也坐贓賜
死主遣中使
賜以酒食曰
汝自抵國法
吾無如之何
當存恤汝母
仁魯感泣
遣王峻行視決
河
契丹寇定州楊
弘裕擊走之
鎮寧節度使郭
榮入朝
以王峻兼平盧
節度使
野雞族降

以爲使
李德明
因請大
闢曠土
爲屯田
脩復所
在渠塘
堙廢者
吏因緣
侵擾大
興力役
奪民田
甚衆徐
鉉以白
於璟璟
命鉉按

革同心
敬真全
琇恥在
公下公
宜早圖
之違喜
曰與公
共除凶
黨同治
潭朗夫
復何憂
會南漢
侵全州
行逢請
説言遣
敬真全

更作二寶　初契丹主德光以晉傳國寶北還至是更以玉作二寶
貶王峻為商州司馬　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顔衎陳觀為相主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峻語浸不遜主乃貶峻商州司馬以病卒

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語鉉權作威福璟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璟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鍇

璟南討使至長沙以計取之遣從之言遣激真全琦將兵衞南漢至長沙達迎見其歡宴飲達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淹留不

三月以郭崇為
開封尹封晉
王
寧州殺牛族反
以郭元昭為慶
州刺史　初
元昭刺解州
與權鹽使李
溫玉有隙溫
玉壻魏仁浦
為樞密主事
元昭疑仁浦
庇之會李守
貞反溫玉有
子在河中元
昭收繫溫玉

表延忠
無才多
罪舉措
輕淺不
宜委使
瓌怨貶
鍇校書
郎分司
東都

進遣表
其醉使
人詐為
劉言使
者責殺
貢金珍
收斬之
夏王
遣龍械
朗州執
劉言殺
之秋遣
還潭州
以周行
逢知朗
州事

奏言其叛事連仁浦主時為樞密使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為樞密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為怨況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仁浦白以元昭為慶州刺史

夏六月契丹將
張藏英降
九經板成　初
唐明宗之世
令國子監校
正九經刻板
印賣至是板
成獻之時雖
亂世九經傳
布甚廣
秋八月塞決河
大水
築郊社壇作太
廟於大梁
鄴都留守王殷
入朝主謹以

謀亂殺之
主朝享太廟疾
作而退

甲寅

顯德元年 瀛王 劉旻仍 李璟保 劉晟乾 孟昶廣 錢弘俶 王逵為 高保融 應歷四年 回鶻
稱乾祐 大十二 和十二 政十七 七年 武安節 為荆南
是年正月 七年 年 年 年 秋周加 度使二 節度使 春北漢乞遣使入
太祖殂世 馮道 是年 春以吳 春匡聖 弘俶天 年 七年 師使周朝於周
宗即位仍 唐世歷 十一 昌文為指揮使 下兵馬 夏使治 主遣政
稱顯德年 官司空 月旻 靜海節安思謙 都元帥 朗州以 事令楊
號 世宗 晉世封 子鈞 度使兼伏誅思 周行逢 衮將萬
諱榮太祖 魯國公 立是 安南都謀督殺 知潭州 騎如晉
養子在位 後改封 為孝 護初靜張業廢 事 遣 陽與北
六年年三 燕國公 和帝 海節度趙廷隱 以將彥 漢主自
十九 契丹滅 春旻聞 使吳權國人皆 通為黠 圍柏南
春正月丙子朔 晉道又 周太祖 卒子昌岌之將 中節度 趣潞州

主祀𨵦丘大事契丹殂其舊
赦改元　契丹以遣使請
以晉王榮判內道為太兵於契
外兵馬事　傳漢高丹契丹
時群臣希得祖立乃遣楊袞
見上中外恐歸漢以赴晉陽
懼聞晉王與太師奉旻自將
兵人心稍安朝請主兵三萬
軍士有流言即位以以白從
邠嘗薄者主進為太輝為都
聞之名諸將師中書都署張
至寢殿讓之令至是元徽為
曰朕即位以為太祖前鋒與
來悉衣菲食山陵使契丹趣
專以驍軍為葬畢而潞州元
含汝祭豈不遣卒捡徽與開

岌立昌兵救王
甚卒弟景崇遣
昌文立撓無功
是月始內不自
請命於安書多
衆故有不遜多
是命　殺士卒
頁以弟以立威
高王弘會思謀
邀為權入朝廷
武節度命壯士
使鎮忠擊殺之
州弘遜　加捧
至鎮安聖控鶴
政像佐都指揮
日飲酒使孫漢

使初馬
希萼之
破長沙
也府庫
累世之
積皆為
潊州蠻
酋將彥
通所掠
彥通由
是富強
稱王於
谿洞間
詳遣將
王虔朗
撫之彥

進至高
平之南
北漢兵
與周師
戰敗績
袁畏周
師之強
不敢救
全軍而
退將其
衆北屯
代州旻
衆奔歸
主怨其
無功囚
之使數

知之今乃縱之縊追將督令
凶徒騰口不對滿王均戰陽
思已有何功子言　不勝而
惟知怨望於道少以北令均
汝輩安爭皆孝擢知來逃伏
惶恐謝罪退名唐莊發械數
索不還者誅宗世始吳來勝
之流言乃息貢顯自進過路
罷鄆都　是累朝州罔主
主疾篤詔晉王不離將自將過
榮聽政　初相公師澤州吳
主在鄆都奇之位為軍於高
吏小吏曾翰人清儉平南為
之才使之事寬弘人周前鋒
晉王榮榮鎮冀測其所擊捎
潰州以為牙書僞滑却吳陳

禱鬼神船武信　通見之　千騎屯
或上書節度使　禮貌其　忻代之
趣弘邀賜爵禁　倨虔朗　開周遣
謀作亂安郡王　騰擊青　符彥卿
晟遣甘罷軍職　之彥通　來攻退
泉宮使神懲安　懸懼起　保忻口
林廷遇思謀之　謝虔朗　遊騎時
賜酖殺跋扈命　因說之　至忻州
之　小南西　曰溪洞　城下為
道節度　之地隋　周前鋒
使李廷　唐之世　史彥超
珪等十　皆為州　所敗尋
人分典　縣著在　殺彥超
禁兵　圖籍今　冬北漢主
足下上　劉崇卒
無天子　吳子承

將蒙入尹闕犄多智於巴公
封翰請間曰浮沉販原張元
大王國之儲容當著嚴軍其
嗣今主上寢長樂老東揚衷
疾大王當入飲自述軍其兩
侍醫藥奈何衆朝榮衆頗嚴
猶決事於外遇之狀甚足見
耶榮感悟即時人往剛軍少
日入止某中住推之悔名契
主疾篤傳諸
司細務勿奏
有大事削習
王榮東進止
宣行之屢戒
榮曰昔吾西
征見唐十八

丹謂諸
將曰今
日不惟
克同亦
可使契
丹心服
揚衷寔

之詔下
無使府
之命雖
白王於
山谷之
間不通
鑾輿一
晉長耳
曷若去
王號白
歸於王
公王公
必以天
子之命
援足下
節度使

鈞告衷
於主主
遣驛騎
大將軍
知內侍
省事劉
承訓冊
命承鈞
爲帝

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銀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户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

馬前望周軍退謂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旻奮髯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司天監李義白旻云時可戰

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於達遠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為都指揮

馬胤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遣使分塞決河

以王溥同平章事　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

主殂晉王榮立

二月北漢主以

矣昊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耶昊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斬汝虎東軍先進

使預聞府政

是歲湖南大飢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

契丹兵來侵昭義節度使李筠逆戰敗績

三月主自將與漢戰於高平漢兵敗績樊愛能何徽等伏誅　主自將禦漢兵發大梁至懷州尋進宿澤州東北北漢主軍高平南明日前鋒擊之北漢兵却主

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將樊愛能等引騎兵先遁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呈兗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

署僚屬皆服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儉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

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陳於巴公原兵頗嚴整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主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

旻陳為周兵所殺旻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旻兵大敗楊袞不敢救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復為周將劉

人又足敗乎

兵自衛介馬臨陣督戰北漢主麾東軍先進擊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

詞所敗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聞周兵至輒蒼黃而去旻衰老力憊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旻收散卒繕甲

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來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贇能徹引

兵完城壁以備周遣王得中送楊袞歸國因求救於契丹 周遣符彥卿來攻晉陽孟縣汾遼州陷於周 憲嵐州石州沁忻

騎南走剽掠輜重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主遣近臣喻止之不聽殺使者與劉訶遇止之訶不從引兵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訶至復與諸軍擊敗之追至高平僵尸滿

州皆陷於周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子承鈞　冬旻殂告哀於契丹契丹冊命旻子承鈞為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

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主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休兵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放順指揮遣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主

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内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賜詔謂之兒皇帝

帥百餘騎晝度北走主欲誅樊愛能等猶豫未決晝臥帳中張永德侍側因以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

用之主撫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永德稱趙匡胤之智勇主擢為

殿前都虞候
餘將校遷拜
者凡數十人
遣行營都部署
彥卿督諸將
攻北漢至晉
陽盂縣汾遼
州降
葬睿神恭肅文
武孝皇帝於
嵩陵廟號太
祖
太師中書令瀛
王馮道卒
歐陽修曰
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况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滅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

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傳非高節之士恐時之亂而不育出歟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絳州司户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遺

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

於朝厚邮
李氏而啓
其主人嗚
呼士不自
愛其身而
忍恥以偷
生者聞李
氏之風宜
少知愧哉

北漢憲州降

立后符氏

河中節度使王
彥超等克北
漢石州沁忻
州降

夏五月主攻晉

陽不克引軍還　主自潞州趣晉陽至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契丹主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主遣符彥卿等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其遊騎時至城下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

鋒殺契丹二千人特勇輕進爲契丹所殺大兵死傷甚衆彦卿引兵還晉陽折德扆將州兵來朝復置永安軍以德扆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彦超死乃議引還主將發晉陽迮

國節度使樂
元福曰進軍
易退軍難乃
勒兵成列而
殿北漢果出
兵追躡元福
擊敗之然軍
還匆遽焚棄
芻糧數十萬
軍中訛言相
剽掠失亡不
可勝計所得
北漢州縣復
皆失之至鄭
州謁嵩陵而
還主以遼衆

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

下褊迫疑忌衆不信群臣耳不若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

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不從

秋七月以魏仁浦為樞密使

徐州奏為節度使王晏立碑許之 晏徐州滕縣人少嘗為盜及為節度使悉召故黨贈之金帛謂曰吾鄉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

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使勿復爲爲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徐人請爲立碑許之

冬十月賜羽林大將軍孟漢卿死　漢卿坐納藁秕多取耗餘賜死　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主曰朕知之欲

以懲衆耳

簡閲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欲簡閲由是羸老居多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

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為

殿前諸班具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

罷諸道巡檢使

臣　主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頻多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乙卯

顯德二年

魯公

劉鈞仍李璟保劉晟乾孟昶廣錢弘俶 王逵為高保融

稱天祐大十三和十三政十八八年 武安節為荊南

[illegible]年 高麗

十一月河堤成 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又東北環古堤而出灘齊棣淄諸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至是遣李穀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春正月制給漕　八年　年　年　年　冬遣使度使三師度使冬唐遣使遣使入
運斗耗　自　和凝　夏蜀遣春以殿夏殺弟春以趙入貢於年　八年　來乞師朝於周
晉漢以來漕漢高祖使來請續同平通王弘季札為周
運不給斗耗時封魯出兵以章事　攻於是雄武監
綱吏多以虧公至是制周約夏蜀遣高祖之軍使先
欠抵死至是卒贈侍許之　使來約諸子盡是周主
給每斛給耗中　凝冬唐遣遣兵以奕　有削平
一斗　初以翰使來乞制劇環　天下之
遣使如夏州　林學士師　許之　志會秦
李彝興以折知貢舉　環性和　州民夷
德威亦為節時進士　柔好文　有諸大
度使恥之塞多浮薄　華而喜　課獻策
路不通周使喜為謳　人候己　請恢復
主謀於韋相譁以動　由是謟　舊疆者
對曰夏州邊主司主　臣日進　祖聞之
鎮朝廷每加司無放　政事日　遣客省

優借府州編樗則國
小得失不繫之以輕
重輕且宜撫閉肯門
諭彝興庶全絕人出
大體主曰德入以為
來數年以來常疑徹
盡力以把制秣閉門
氏奈何一旦而士皆
棄之且夏州肅然所
惟產羊馬貿取盡一
易百貨悉仰時之秀
中國我若絕稱為得
之彼何能為人凝好
乃遣供奉官飾車服
齎詔書責之為文章
彝興惶恐謝以多為

亂既克
建州破
湖南有
吞天下
之志李
守貢巢
容彥超
之叛皆
為之出
師又進
使通契
丹及北
漢約共
圖中原
先是每
不淮水

使趙季
札按視
遵備李
札齋以
文武才
畧自任
因以為
監軍使
夏黃
斗等入
寨為周
將王景
等所陷
李札懼
不敢進
先遣輜

罷當性樂淺涸常重及妓
削舉令錄法甚好稱發兵戍真西歸
初令翰林學道後進之謂之單騎馳
士兩省舉令之士把淺壽入戍都
錄除官之日州監軍衆以為
仍署舉者姓韓公異廷紹発敗其
名若貪贓敗以為疆不震恐
官並當連坐鄭仁場興事誨思遂
復胡盧河城李誨罷之請斬之
曷口以張藏滄節度誨遣間
莫為沿邊巡太祖時使劉仁使如北
檢使契丹為鎮寧睦因事漢及唐
屢寇河北輕軍節度不能得欲與之
騎深入邠野使劉德冬周主俱出兵
之民每困殺元年拜遣李繼以制周
掠言事者稱樞密使王彥超三國皆

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横亙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等將兵夫浚之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又名張藏英問以邊備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賞給自請將之隨

至是卒追封韓國公諡中正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為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

等將兵來伐國人惟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環以劉彥貞為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皇甫暉姚鳳將

許之泰階成三州陷於周昶遣李廷珪伊審徵拒周兵廷珪遣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絕周

實討擊從之贍植立
藏英到官數無懼色
月募得千餘緒光鄴
人彥超等視劍於地
役當為契丹撫仁贍
所圍藏英引曰汝有
兵馳擊大破器量必
之契丹不敢當貴非
涉胡盧河河吾所及
南之民始得也仁贍
休息　又謙謹
三月詔群臣極　好禮不
言得失　詔自矜伐
曰朕與卿大為士大
夫才不盡知夫所稱
面不盡識若及卒主

兵三萬
屯定遠
名鎮南
節度使
宋齊丘
還金陵
謀國難
劉彥貞
拒周師
於壽州
城下為
周師所
敗尋又
敗於山
口鎮

糧遣周
將王景
遣裨將
張建雄
等抱歸
路王彥
與建雄
戰敗奔
唐倉過
周兵又
敗樂被
虜馬福
白澗兵
皆潰廷
瑾等退
保青泥

不采其言而欽臨民
觀其行審其近臣奏
意而察其忠藏道非
則何以見器使主曰
識之淺深知君臣義
任用之得失重何時
若言之不入日之有
罪實在予苟往哭盡
求之不言咎衷
將誰執
夏四月廣大梁
城　主以大
梁城中迫隘
詔展外城先
立標幟令冬
農隙興版築

後雄武
節度使
韓繼勳
棄秦州
奔還成
都觀察
判官趙
玭舉城
降周斜
谷援兵
亦潰成
階二州
皆陷於
周國人
震恐冬
昶致書

吏作動則罷之吏候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内候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民先侵街衢為舍皆直而廣之又遷墳墓於標外曰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

請和於周自稱大蜀皇帝周主怒其抗禮不答昶愈恐聚兵糧以為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榷鐵器民甚苦

人利
以王朴為諫議
大夫知開封
府事　上謂
宰相曰朕每
思致治之方
未得其要寢
食不忘又吳
蜀幽并皆阻
聲教未能混
一宜命近臣
著為君難為
臣不易論及
開邊策各一
篇朕將覽焉
比部郎中王

之風
州為周
將王景
所陷節
度使王
環及都
監趙崇
溥等將
士五千
人皆被
擒崇溥
不食而
死

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内熾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隱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

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

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

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

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

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主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主重之以為諫議大

夫知開封府事

五月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主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使向訓詔訓與景偕趣秦州

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

拔蜀黄牛八寨

六月主親錄囚於内苑 有汝州民馬遇

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主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以張美權點檢三司事　初主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主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至是以美治

財精敏故以利權授之征伐四方用度不乏善之力也然思具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秋七月以王景為西南招討使向訓為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主命趙匡胤往視

之還吉泰風可服之狀從之

九月始鑄錢

主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始立監采銅鑄錢

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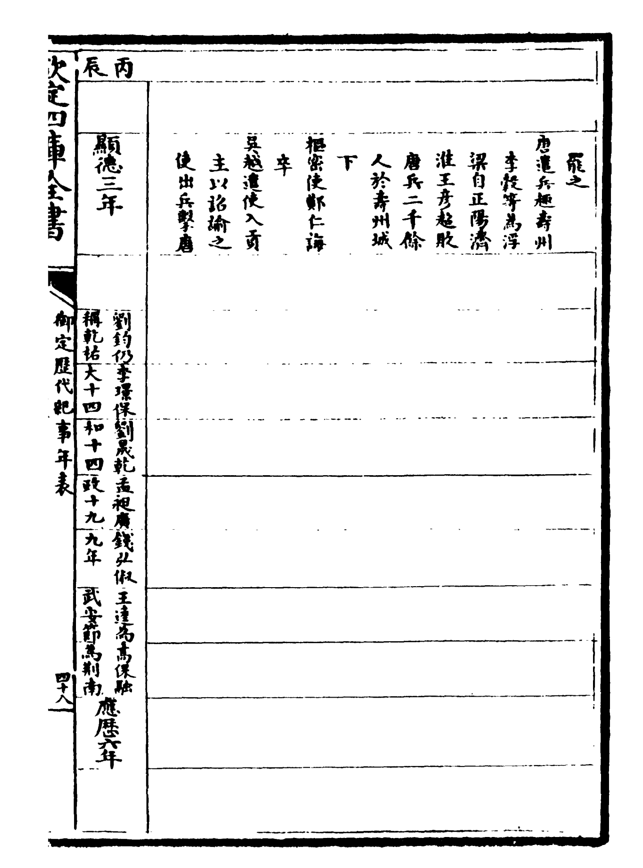
蜀主遣李廷珪等拒大兵王景遣裨將

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黄花又遣兵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屢敗蜀兵秦成階三州皆降

冬十一月達奚叚督諸軍伐唐　主以殷為淮南前軍部署王彦超副之督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

疏汴水　汴水自唐末潰決主謀擊唐命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

王景克蜀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都監趙崇溥　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内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四州租外科徭悉



丙辰

顯德三年

罷之

周遣兵趣壽州

李穀等爲浮

梁自正陽濟

淮王彥超敗

唐兵二千餘

人於壽州城

下

樞密使鄭仁誨

卒

吳越遣使入貢

主以詔諭之

使出兵擊唐

劉鈞仍李環保劉晟乾和十四孟昶廣政十九錢弘俶王逵爲高保融

稱乾祐十四年

大和十四年

九年

武安節爲荆南

應歷六年

春正月以王環
為驍衛大將
軍　賞其不
降也
主自將伐唐大
敗唐兵斬其
將劉彥貞
主下詔親征
淮南命侍衛
都指揮使李
重進將兵先
赴正陽遂發
大梁李穀攻
壽州久不克
唐兵以戰艦
趣正陽為攻

九年　年　年　年　春遣兵度使四節度使冬唐遣陳
夏韓昱春閩將春以宦春以手龍袁唐常年
九年
於交城李敬攻者葉澄廷珪為州營田春遣引
北山廟壽州劉樞知承左右衛使陳滿兵過岳
號世祖彥貞引宣阮甘聖諸軍書於常州圍練
兵救之東宮使馬步都相吳程使潘叔
至來遠林廷遇指揮使曰周師嗣熊犒
鎮距壽陰險多仍分衛南征唐甚謹遣
州二百計數衆聖達聖舉國左右求
里以戰倚信之步騎為裨常州取無厭
艦數百誅滅諸左右十無備易播叔嗣
鼓趣正弟皆其軍以呂取也程謀叛達
陽為攻謀也及彥琪等書於孔懟叔嗣
浮梁之李國人為使延徽請從不自安
勢李穀相賀廷珪總之之承相潘叔
退保正遇為澄如趙廷元德昭嗣殺王

處堯持
重略浮
海來乞
兵主不
能為之
出兵而
留處堯
不遣處
堯剛直
有口辯
久之忿
懟數面
責主主
亦不之
罪也

浮梁之敗李
穀謀曰我軍
不能水戰若
賊斷浮梁則
腹背受敵皆
不歸矣不如
退守浮梁以
俟車駕主聞
之亟遣使止
之比至已焚
芻糧退保正
陽矣主亟遣
李重進引兵
趣淮上李穀
奏賊艦日進
淮水日漲勢

陽彥卿樞代隱之任曰唐大遣迎周
素驕肯罷即日 是歲閩未可行達入
撫才略用之 陵榮州輕也若朗州行
不習兵 撩反弓我入唐遣討叔
所歷藩 箭庫使環而周嗣斬之
鎮專為 趙李文師不至先是叔
會累以 封平之能無危嗣屬將
賂權要 爭程固士而告
由是魏 爭弘俶之曰吾
帑等爭 從之遣事令公
學之故 程督兵至矣今
周師至 趣常州乃信讒
環首用 程攻常疑怒軍
之間李 州破其還必擊
穀退壽 外郭執我吾不
引兵直 趙仁澤能坐而

一種道阻絶
其危不測願
且駐畢陳穎
俟重進至共
渡賊艦可禦
浮梁可完立
具奏聞若但
屬兵於馬春
去冬來亦足
使賊中疲弊
取之未晚主
不悅唐將劉
彥貞聞李穀
退甚引兵直
抵正陽李重
進度淮逆戰

抵正陽
劉仁贍
及池州
刺史張
全約固
止之仁
贍曰公
軍未至
而敵人
先遁是
畏公之
威聲也
安用速
戰萬一
失利則
大事去

送於錢 待死汝
塘仁澤輩能與
見弘俶我俱西
不拜責多衆情
以負約怨請行
弘俶怨叔嗣帥
決其口之西襲
至耳元朗州違
德昭情還戰敗
其忠為死戒勸
俾良藥叔嗣遂
得不死據朗州
唐將張叔嗣曰
克宏引吾救死
兵救常耳安敗
州吳程自專乃

大敗彦貞斬之斬首萬餘殷主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宜先遣使安撫各令安業以李重進為鄴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主攻唐壽州

矣彦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來城為備彦貞與周將李重進戰於正陽為重進所殺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

兵敗僅以身免至錢塘弘俶悉發其官遣上直指揮使路彦銖攻宣州羅晟師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彦洪帥兵民

歸岳州使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衆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今若遣兩人必謂我與之同謀何

主至壽州城
下命諸軍圍
之發丁夫數
十萬以攻城
晝夜不息命
趙匡胤擊唐
兵於塗山匡
胤遣百餘騎
薄其營而偽
遁伏兵邀之
大敗唐兵於
渦口斬其都
監何延錫等
奪戰艦五十
餘艘
詔王逵攻唐鄂

彥貞既
敗國人
大恐全
約收餘
衆奔壽
州仁贍
表全約
為左廂
都指揮
使皇甫
暉姚鳳
退保清
流關滁
州刺史
王紹顏
委城走

萬人來以自明
矜 弘且俟踰
假括境年未晚
内兵民也乃入
勞樓煩朗州自
多判明撰武平
州孔德留後告
手疏切於周以
諫罷之叔嗣為
行軍司
馬叔嗣
怨稱疾
不至行
逵曰叔
嗣更欲
圖我耶

州　達引兵過岳州圍鍾使潘叔嗣燕犒甚謹達左右求取無厭譖叔嗣謀叛達怒叔嗣不自安
二月命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下蔡浮梁成主自往視之命趙匡胤倍道襲清

鄂監何延錫等拒周師於渦口為周將趙匡胤所敗
周將
王逵攻鄂州環關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

乃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讓之叔嗣遂行行逢迎候郊勞甚歡叔嗣入謁逢人執之立庭下責之曰汝為小校無大功王逵用汝

流閩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匡胤突陳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時趙弘殷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

入城為固守之計欲洪不從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璟善之皇甫暉姚鳳為周將趙匡胤所擒滁州

為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吾未忍斬汝乃敢扣吾命乎遂斬之

秋周以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留

兵夜至傳呼開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

後陷環遣泗州守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周歲輸貨財以助軍費周主不答周主

心民事患除焉民構賊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貫假

匡肯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遣表薦其筆左蒯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為滁州判官匡肯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肯益奇之匡肯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

遣持槊揚州璟以兵屢為周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來表稱臣請平於周並獻方物揚州陷於

衆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坐中擒之立捽殺之坐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

飾馬鐙伏鮮
明或曰如此
則為敵所識
匡胤曰吾固
欲其識之耳
唐主請和主不
答
主遣韓令坤將
兵襲唐揚州
主詗知揚
州無備命韓
令坤等將兵
襲之戒以無
得殘民其李
氏陵寢遣人
與其人共守

周

璟

遣園苑
使尹延
範如泰
州遷故
吳主楊
氏之族
於潤州
延範以
道路艱
難恐楊
氏為變
盡殺其
男子六
十人還
報璟怒

樂飲而
罷行逢
妻鄧氏
陋而剛
決善治
生嘗諫
行逢用
法太嚴
行逢怒
鄧氏因
之村墅
還不復
歸行逢
屢遣迎
之不至
一旦自

護之

唐主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請平　謨德明素辯口主知其欲游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禮義安在且汝欲說

腰斬之

泰州陷於周

以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於周請奉正朔守疆土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

帥僮僕來輸稅行達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鄭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馮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

我羅兵耶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耶可歸語爾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二人戰栗不敢言

取唐揚州 韓令坤奄至揚州以數騎馳

然嚴若辭之則為負先帝矣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抔土餘無所

捷時耶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

入城執虜副留守馮延魯今坤慰諭其民使皆安堵取唐泰州三月行視水寨主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趙匡胤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

知也光舒蘄州陷於周璟使李德明孫晟言於周請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周主欲盡得江北之地不

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前天策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

將張瓊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巵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唐遣司空孫晟奉表於主晟既至主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指諭之仁贍

許德明歸國盛稱周主威德及甲兵之强勸璟割江北之地璟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樞密使陳覺等素惡晟及德明使

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見晟戎服拜
於城上晟謂
仁贍曰君受
國厚恩不可
開門納寇主
聞之赦晟曰
臣為唐宰相
豈可教節度
使外叛耶主
釋之

取唐光舒蘄州

遣李德明還唐

唐主使李
德明孫晟來
請罷兵主欲
盡得江北之

王崇質
譖德明
賣國求
利璟斬
之遣
將軍柴
克宏將
兵救常
州敗吳
越兵遂
引兵救
壽州未
至卒先
是吳越
將吳程
攻常州

地不許德明
請歸白唐主
獻之主許之
晟因奏遣王
崇質與德明
俱歸賜唐主
詔曰諸郡悉
來大軍立罷
但存帝號何
爽歲寒儻堅
事大之心終
不迫人於險
言盡於此更
不煩云苟曰
未然請從茲
絕唐主復上

破外郭
團練使
趙仁澤
被執璟
恐吳越
浸逼潤
州以宣
潤都督
燕王弘
冀年少
徵還金
陵部將
趙鐸言
於弘冀
曰大王
元帥衆

表謝

夏四月唐兵復取泰州進攻揚州

主如濠州　主攻壽州久不克東幸濠州

韓令坤敗唐兵於揚州擒其將陸孟俊殺之

唐兵攻六合趙匡胤擊破之

主如渦口　渦口作新浮梁成主幸之欲

心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引異然之辭不就假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

遂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主嘗怒貫儀欲殺之質入救之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主意解乃釋之

主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唐壽州

六月彰信節度

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璟乃以

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爲唐將劉仁贍所敗

秋七月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

唐朱元等陷舒和蘄州揚滁州守將弃兵攻唐壽州

八月作欽天歷

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所撰也

九月以王朴爲

爲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精兵悉在河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

樞密副使
冬十月立二稅
起徵限 主
謂侍臣曰近
朝徵斂穀帛
多不俟收穫
紡績之畢乃
詔三司自今
夏稅以六月
秋稅以十月
起徵民間便
之
山南東道節度
使安審琦入
朝除太師遣
還鎮 審琦

慢罵之
衆皆憤
惡克宏
恬然至
潤州徵
吉遣使
召克宏
以衆迎
業代之
弘冀讀
克宏居
但前戰
吾當論
奏乃表
克宏才
略可以

鎮襄州十餘
年至是入朝
除守太師遣
還鎮省琦感
悅主謂宰相
曰近朝多不
以誠信待諸
侯雖有欲效
忠節者其道
無由王者但
能毋失其信
何患諸侯不
歸心哉

義成節度使張
永德敗唐兵
於下蔡

成功常
州危在
旦暮不
宜中易
主將克
宏引兵
徑趣常
州敗古
復遣使
召之克
宏曰吾
計日破
賊汝果
召吾必
姦人也
命斬之

以趙匡胤為定
國節度使兼
殿前都指揮
使　匡胤表
趙普為節度
推官
十一月殺唐使
者司空孫晟
　張永德與
李重進不相
悅永德密表
重進有二心
主不之信唐
主聞之以蠟
書誘重進皆
誘毀反間之

使者曰
受李樞
密命而
來克宏
曰李樞
密來書
亦斬之
乃發船
以幕匿
甲士其
中襲吳
越營大
破之匡
業至克
宏事之
甚謹復

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至大梁主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招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承旨曹翰送晟

請將兵殺齊州來至而年以弟齊王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將兵拒周師以陳覺為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

於右軍巡院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輸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

信於親王重業重於元帥要用監軍為義不從夏將軍陸孟俊將兵趣泰州周兵適去遂攻揚州韓令坤亦走陸孟俊為

尉少卿
名華山隱士陳
摶詣闕尋遣
還山　主名
摶問以飛升
黃白之術對
曰陛下當以
治天下為務
安用此為乃
遣還山詔州
縣吏常存問
之
十二月城下蘇

周將韓
令坤所
敗　齊
王景達
將兵濟
江尋趣
六合為
周將趙
匡胤所
破　永
安節度
使陳誨
敗福州
兵於南
臺江環
更命永

安曰忠義軍劉仁贍擊周將李繼勲敗之遣員外郎朱元將兵復江北諸州秋朱元等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州守將亦

棄城去皆引兵趣壽春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

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於濠州遙為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之無敢

言者
冬璞使
者司空
孫嚴在
大課為
周主所
殺　詔
淮南營
田害民
尤甚者
罷之
遣兵部
郎中陳
處堯詣
契丹乞
兵

丁巳

顯德四年

春正月唐遣兵救壽州李重進邀擊大破之奪其二寨議者多請罷兵主疑之李穀寢疾使范質王溥就問之穀曰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必可下矣

二月更造祭器

劉鈞天會元年春大赦改元天會以衛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段恒為樞密使秋初立七廟冬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

李璟保大十五年春壽州城中食盡齊王景達遣許文稹邊鎬朱元將兵數萬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與城中烽火

劉晟乾和十五年冬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廬膺卒晟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

孟昶廣政二十年夏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自周還衛聖都指揮李廷珪罷國人多言廷珪為將敗覆不應復興兵

錢弘俶十年

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二年

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十年

應歷七年冬遣侍中崔勲將兵會北漢侵周潞州尋引還

祭王 命國
子博士聶崇
義討論制度
為之圖
三月壬復如壽
州大破唐兵
先是唐水
軍銳敏主反
自壽春於大
梁城西汴水
側造戰艦命
唐降卒教北
人水戰縱橫
出沒殆勝唐
兵至是東駕
發大梁命王

降周 相應又備既而祖罷之
鈞自即築甬道縱酒酣李太后
位以來運糧綿飲曰吾以典兵
方安集亞數十身得免者多非
境內未里將及辜矣何其人謂
遣外略壽春為瑕處後祖曰吾
契丹遣周將李世哉 晉見壯
催勲來重進所 衆跨河
會兵侵破劉仁 與梁戰
周鈞遣聽請以 及先帝
季存環遣鎮守 在太原
將兵會城自帥 卑二蜀
之南侵來決戰 諸將非
潞州至景達不 有大功
其城下許仁贍 無得與
而還鈞情恨成 兵故士

琛將之唐人大驚三月主渡淮抵壽春城下躬擐甲冑軍於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寨破之斷其兩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唐將朱元舉寨萬餘人降主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遣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沿

知契丹疾仁贍不足恃幼子崇而不敢諫夜泛遣與之舟度淮絕贈送萬小校歎甚厚所執仁聽命勝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

非偃肌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徵韓保肖趙紫綃皆膏梁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寵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

淮而下命諸將擊唐紫金山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唐將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東主自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追之水軍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

唐壽州監軍周

人曰妾於常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

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祖不能飛 秋周所遣懷恩軍至成都祖亦遣

廷構以城降
詔以壽州為
忠正軍徙治
下蔡
主之父光祿卿
致仕柴守禮
犯法主不問
守禮及將
相王溥王晏
韓令坤之父
遊處恃勢恣
橫洛人畏之
謂之十阿父
主既為太祖
嗣人無敢言
守禮子者但

成喪將
士皆感
泣 朱
元恃功
頗違節
度陳覺
與元有
隙屢表
元反覆
不可將
兵璟以
楊守忠
代之元
即舉寨
萬餘人
降周紫

梓州所
俘八十
人東還
且致書
謝請通
好於周

以元舅處之
優其俸給未
嘗至大梁嘗
以小忿殺人
有司不敢詰
主知而不問
劉友益曰
周主正名
其父奉之
別宫守禮
雖暴豈至
横於外戚
自為天子
父為列卿
而處於遠
外使得以

金山為
周所破
許文稹
邊鎬楊
守忠皆
被擒餘
衆悉潰
劉仁贍
聞援兵
敗扼吭
歎息累
達陳覺
皆奔歸
金陵惟
陳德誠
全軍而

小忿殺人
失在於不
正名不在
於不問也
書曰父紀
實也先祿
卿識在外
也致仕識
在外也
開壽州倉賑饑
民
夏四月主還大
梁
宦者孫延希伏
誅 時修永
福殿命延希

還壽
州監軍
周廷構
以城降
周清淮
節度使
劉仁贍
死之仁
贍病甚
監軍使
周廷構
等作仁
贍表昇
仁贍出
壽州城
以降於

董其役主至
其所見役徒
有削柹為匕
瓦中啜飯者
大怒斬延希
罷懷恩軍遣還
蜀 初克秦
鳳以蜀兵為
懷恩軍至是
遣八百餘人
西還
以唐降卒為懷
德軍
疏汴水入五丈
河 自是齊
魯舟楫皆達

周仁贍
卧不能
起周主
慰勞賜
賚俾令
入城養
疾又制
曰劉仁
贍盡忠
所事抗
節無虧
前代名
臣幾人
堤比其
以為天
平節度

於大梁
五月作刑統
詔以律令文
古難知格敕
煩雜不一命
侍御史張湜
等訓釋刑定
為刑統
六月以王祚為
潁州團練使
祚溥之父
也溥為宰相
祚有賓客溥
常侍立客坐
不安席祚曰
豚犬不足為

使兼中
書令是
日卒追
賜爵彭
城郡王
璟亦贈
太師周
主復以
清淮軍
為忠正
軍以推
仁贍之
節　夏
郭廷謂
將水軍
斷周渦

起

秋七月貶武行
德李繼勲為
左右衛將軍
治定遠壽
春之敗也
八月平章事李
穀罷以王朴
為樞密使
穀卧疾二年
九表辭位罷
守本官令每
月朝與一詣
便殿議政事
蜀主致書於主
主不答

口浮梁
又襲敗
周將武
行德於
定遠璟
以廷謂
為應援
使泗
州守將
范再遇
舉城降
周濠
州降周
郭廷謂
使者自
金陵還

九月以實假為中書舍人假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

知瓌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鄴草降表延鄴責以忠義延謂以兵臨之延鄴厲聲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延謂斬之

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言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主善之

舉城降

冬十月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

北漢麟州降以其刺史楊重訓為防禦使

十一月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主攻破濠州關城拔其水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鼓行而東所至皆

下至泗州趙
匡胤先攻其
南因焚城門
破水寨主居
月城樓督將
士攻城
契丹北漢會兵
寇潞州不克
而還
十二月唐泗州
降主追擊唐
兵至楚州大
破之　泗州
守將范再遇
舉城降主自
至城下禁軍

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唐戰船數百艘保青口主自將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趙匡胤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歸

唐濠州降 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州

南漢遣使入貢
不至

戊午

夏五月辛巳朔日食

顯德五年
春正月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克唐海州
鑿鸛水引戰艦入江 主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

劉鈞天會二年
春遣兵攻周隰州不克
夏周將李筠攻石會關送陷六寨
周將李謙溥陷孝義

李璟中興元年
是年正月改元中興五月以後奉周正朔稱顯德五年
春改元

劉鋹大寶元年
秋晟殂子鋹立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盧瓊仙宦臺省備位而已改元大寶
冬葬

孟昶廣政二十一年
春右補闕章九齡見昶言政事不治由姦佞在朝昶問姦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

錢弘俶十一年
秋周遣使曹彬來賜弘俶騎步軍甲及他兵器

周行逵為武平節度使三年

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十一年
春遣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周伐唐至於鄂州
夏璘引兵歸

應曆八年
回鶻遣使入朝於周
達靼遣使入朝於周
占城遣使入貢於周

便計功甚多乃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為神拔唐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主克唐楚州高保融以水軍會大兵伐唐二月主至揚州北漢侵麟州兵

周師陷海州周師陷靜海軍楚州陷於周防禦使張彥卿死之時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彥卿固守不下周主自督諸將

晟於昭陵廟號中宗

祖怨陡為雄州水軍夏荊南遣使勸祖稱藩於周祖報以前歲遣詞立致書於周而不答冬荊南再遣祖書勸稱臣於周

濱　隰州判
史孫議纂卒
建雄節度使
楊廷璋謂都
監李謙溥曰
今大駕南征
隰州無守將
河東必生心
若奏請待報
則孤城危矣
即牒謙溥權
隰州事謙溥
至則修守備
未幾北漢兵
果至諸將請
速救之廷璋

來攻城
遂陷彥
卿與都
監鄭昭
業猶帥
衆拒戰
矢刃皆
盡彥卿
舉繩牀
以鬬而
死所部
千餘人
至死無
一人降
者　璟
弟景遂

祀纂將
相議之
李昊曰
從之則
君父之
辱違之
則周師
必至諸
將能拒
周乎諸
將皆曰
陛下聖
明江山
險固林
馬厲兵
正為今

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攻城久不下延珪度其飛困無備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解去

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献江北地主罷兵引還唐主遣陳覺

前後十表辭位且言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為嗣璟乃立景遂為晉王洪州大都督以弘冀為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為人猜忌嚴

日臣等以死衛社稷祀命吳筆書極言拒絕之

周將李玉帥永興兵襲歸安鎮鎮遏使李承勲據險邀斬之其衆皆沒以

奉表請傳位於子覺見官兵之盛白主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主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爾主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慰納之唐主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於是江北悉

刻景遂左右有來出東宮者立斥逐之

周遣水軍來擊環兵屢為周所破環閉周主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

趙季札為北面招討使孟貽業為昭武文州都招討使趙思進為東面招討使韓保貞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屯要害以

平得州十四縣六十主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必傳位於子詔吳越荆南兵各歸本道

汴渠成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夏四月新作太廟成

遣使如唐餽之鹽還其俘

主始命太府

兵部侍郎陳覺奉表於周請取表歸之地以求息兵因主賜書於璟璟復奉表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周周主乃

備周

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於唐賜以御衣玉帶欽天歷及犒軍帛十萬唐主嘗奏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主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至是詔歲給鹽三十萬斛俘獲士卒梢捐歸之

秋八月遣閤門

罷兵夏璟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平章事馮延巳嚴續樞密使陳覺

使曹彬如吳越　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餽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主曰曩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

皆罷

秋太子弘其殺叔父晉王景遂

景置進秦隴於大梁

冬景放太傅宋齊丘於九華山初齊丘多樹朋黨躁進之士

卿卿自取之
彬始拜受恚
以散於親識
家無留者
冬十月以高防
為西南面制
置使 謀伐
蜀也
遣使均定境內
田租 主留
心農事常刻
木為農夫蠶
婦置之殿庭
欲均天下租
挽先以元積
均田圖賜諸

爭附之
樞密使
陳覺副
使李徵
古恃其
勢尤驕
慢會司
天奏天
文有變
人主宜
避位禳
災景乃
曰吾欲
釋去爲
機誰可
以託國

道至是詔散騎常侍史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自今並支俸錢及來麥

十一月命竇儼撰通禮正樂

者徵古與覺請以國事委齊丘景心慍詔累齊丘專罪聽齊丘歸九華山覺宜州安置徵古賜自盡

己未

顯德六年

春正月命王朴作律準宋大樂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懸於殿庭主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

曹王

熙讓　初名宗讓封燕公恭帝即位更名熙讓以皇弟封曹王後不知所知

紀王

劉鈞天會三年　夏契丹遣使來命鈞發兵撓周邊聞周主南歸乃罷兵　周主命將李重進來擊鈞兵敗於百井　遼州陷刺

李景稱顯德六年　春宋齊丘自殺時齊丘至九華山景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

劉鋹大寶二年　冬殺尚書右丞鍾允章以龔澄樞為內太師鋹以允章藩府舊僚推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

孟昶廣政二十二年　秋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時右補闕李起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昶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

錢弘俶十二年

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　四年

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　十二年

應歷九年　夏周主自將來伐瀛莫易州皆舉城降周　遣使如北漢　冬主遣使如唐為周人所殺自是主與唐絕

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後有博不知所

熙謹

恭帝即位以皇弟封至宋太祖乾德二年卒

執

吏張丕宜其及亂法者起性婞
為周將此乃縊殺人以直昊常
事筠所而死諡正綱紀語之曰
曰醜繆張不能以子之
初常挙從宦官才省能
錫渫疾間而惡情黙當
齊丘之之內侍為翰林
熏與馮賢許齊學士起

靳王

廷已魏真貴充曰侯無
岑之徒輩欲作舌乃不
日有爭亂王清書耳

熙誨

恭帝即位以皇弟封後不知所

論因縱宮使襲
鬱不得淡樞內
志縱酒侍監筆
戒疾而托箸共
卒至昇謀之乃

士殷盈孫鑄終
鑄鐘十二編
鐘二百四十　陳王
處士蕭承訓
校定石磬今　安審
之在懸者是
也雖有鐘磬　琦
之狀殊無相
應之和其鑄　初封陳
鐘不問音律　王為平
但循環而擊　盧節度
編鐘磬徒懸　使太師
而已絲竹匏　中書令
土僅有七聲　為僕夫
名為黃鐘之　安友進
宮其存者九　所殺

景曰夢收允章
錫平生斬之自
欲殺齊是宦官
丘恨不益横未
使見之飛以澄
贈左僕樞為内
射　夏天師軍
遣鍾讓國之事
入貢於皆取決
周讓歸焉凡群
以周主臣有才
完城郭能及進
繕甲兵士狀頭
之言告皆先下
業乃城蘇塞然
金陵凡復得進

曲考之三曲
協律六曲參
涉諧調並繁
之廢缺無甚
於今臣謹如
古法以秬黍
定尺長九寸
徑三分為黃
鐘之管與今
黃鐘之聲相
應因而推之
得十二律以
為衆管互吹
用聲不便乃
作律準十有
三絃其長九

諸州城亦有自
之不完官以求
者算之道者由
戍兵少是官者
者益之近二萬
　扶鎮人肯顧
大錢時用事之
自淮上人大抵
用兵及皆宦者
劃江北也謂士
以事周人為門
歲時貢外人不
獻府藏得豫事
空竭錢卒以亡
少物貴國
鐘謨請

尺皆應黄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黄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羽商角變宮變徵次為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絶出臣獨見乞集

鑄大錢一當五十景從之鑄當十大錢又鑄當二錢太子弘冀卒有司引淅西之功謚曰武宣句容尉張洵曰太子之德主

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

二月導汴水入蔡水 以通陳潁之漕

減行苗使所奏荒田 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十餘頃今按行得荒田四萬二千餘頃較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

於孝敬今議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諡曰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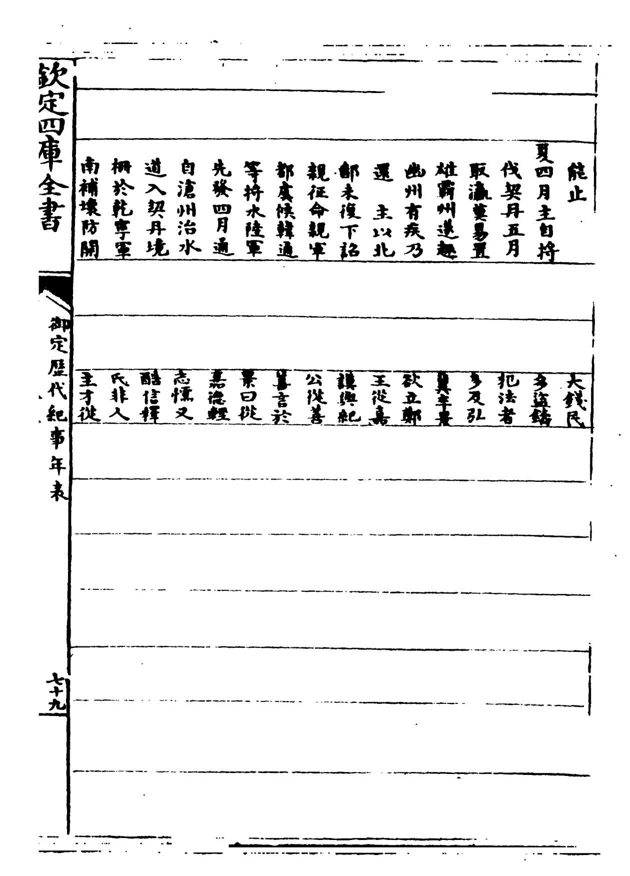
以子從嘉為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鍾謨謨數奉使入周周

使還所奏羨田減之倣此

淮南饑　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三月樞密使王朴卒　朴剛銳明敏智略過人及卒主臨其喪哭不

及景皆厚待之恃此驕橫與夫威都虞候張巒善數與屏人夜語唐鎬譖之曰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押恐有異謀又言



能止
夏四月主自將
伐契丹五月
取瀛莫易置
雄霸州遂趣
幽州有疾乃
還　主以北
鄙未復下詔
親征命親軍
都虞候韓通
等將水陸軍
先發四月通
自滄州治水
道入契丹境
柵於乾寧軍
南補壞防閘

大錢民
多盜鑄
犯法者
多及弘
冀等嘗
欲立鄭
王從嘉
讓與紀
公從善
畢言於
景曰從
嘉德輕
志懦又
酷信釋
氏非人
主才從

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車駕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趣契丹之境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詔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為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沿流而西

善秉政凝重宜為嗣景由是怨徙從嘉為吳王居東宮頊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景乃下詔暴頊罪流韶州貶懋宣州

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匡胤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識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

副使禾凝皆殺之　冬以洪州為南都景以金陵去國遠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都之羣臣皆不欲徙惟樞密副使

朔侍衛都指
揮使李重進
等引兵繼至
契丹瀛州刺
史高彥暉舉
城降於是關
南悉平宴諸
將於行宮議
取幽州諸將
曰陛下離京
四十二日兵
不血刃取燕
南之地此不
世之功也今
虜騎皆聚幽
州之北未宜

唐鎬勳
之　周
使者當
儀至天
雨雪景
欲受詔
於廡下
儀曰使
者奉詔
而來不
敢失舊
禮若雪
霑服請
俟他日
景乃拜
詔於庭

深入主不悅
是日趣先鋒
都指揮使劉
重進先發據
固安自至安
陽水命作橋
會日暮還宿
瓦橋是夕不
豫而止孫行
友拔易州擒
契丹刺史李
在欽獻之斬
於軍市以瓦
橋關為雄州
益津關為霸
州韓令坤戍

霸州陳思讓
戍雄州遂還
車駕至大梁
往還適六十
日
六月河決原武
發近縣民夫
塞之
唐泉州留從効
遣使入貢不
受 詔報之
曰江南近服
方務綏懷卿
久奉金陵未
可改圖
唐遣鍾謨入貢

主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主曰不然曩時則為讐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

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

立皇子宗訓為梁王　初宰相屢請王諸王子主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為梁王生七年矣

以魏仁浦同平章事趙匡胤

為殿前都點檢　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耶乃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為人謙謹主性嚴急近職有忤

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又以吳廷祚充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趙匡胤兼殿前都點檢主審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主

曰濤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彦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主

曰卿言甚善然濤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訐諂不修邊幅與弟澣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主以是薄之

主殂渠王宗訓立　主大漸名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若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

出相謂曰著終日雖醉鄉豈堪為相慎無泄此言是日主殂主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之勤於

為治夥姦摘伏聽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講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

則學貫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恩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浸覺堅退之日遠邇哀慕焉謀

王宗訓即皇帝位

秋七月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

九月遣兵部侍郎崔頌如唐

吳越遣使如唐

泰州團練使荊罕儒殺之